

# 勞動者的叫喊——日治時期的勞工文學

文／蔡蕙頻（國立臺灣圖書館編審） 圖片提供／國立臺灣圖書館

臺灣在日治以前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，絕大多數人口從事農業。日治以後，由於產業的發展與分化，社會上出現了勞工的身影；到了1930年代，勞工人數更是較1905年的15萬人增長至26萬人。然而，在當時資本化的產業結構下，資本家為了榨取更多的利潤，勞工往往屈身於社會底層，成為遭到高度擠壓卻又無聲的一群人。1920年代以來，隨著臺灣社會運動的狂飆，為民眾發聲的作家們注意到勞工受盡壓迫的苦楚，紛紛寫出他們的困境。

勞工文學作品中，楊守愚是描寫勞工困境的能手，他的新詩〈人力車夫的叫喊〉，描寫人力車夫雖然「出盡了牛馬似的氣力／流盡了珍珠似的血汗／拉麻了兩手／跑瘦了雙腿」，筋疲力竭終究只能換得粗茶淡飯。正因經濟不景氣，以及汽車等近代文明的步步逼進，讓勞工只能出盡血汗來買柴糶米圖溫飽。

SM生〈可憐的老車夫〉更是令人同情，老邁的車夫在炎夏中等待生意，好不容易遇見富戶青年要坐車，青年卻對車資殺價，老車夫雖幾經猶豫後降價，但是生意仍被其他車夫搶走。之後，路



▲人力車夫是日治時期臺灣勞工文學中的主角之一。

邊的日人官吏叫車，老車夫這次毫不猶豫的賣力拉車，原以為可賺到應得的車資，沒想到官吏卻罵他拉得太慢而延遲時間，僅丟下一角銀就離去了，可憐的老車

夫追索無門，欲哭無淚。除了楊守愚之外，賴和、楊雲萍等人也都曾寫出關懷勞工議題的文學作品。

勞工文學也凸顯出性別的問題，女性勞工往往較男性勞工面臨更嚴峻的工作環境，像是同工不同酬，或者女性勞工受到男性上司或雇主的欺負等。譬如他的小說〈誰害了她〉裡，女工阿妍雖然被農場監督陳阿憨騷擾而不願意上工，卻沒有選擇，因為她的父親金生也是因為職災而跛腳，家計重擔在阿妍的肩頭上，在阿憨的欺凌下，阿妍最後跳水自殺。

追根究柢，文學中壓榨勞工的源頭有二：一種是管理者、雇主或警察的無良，為了追求利潤或維持威嚴而對勞工作威作福；另一種是近代化之下，器械革新造成產業中純人力勞動逐漸被取代。綜觀之，時代的進步或許無法避免，但資本家的無良，致使勞工變成一種「慘」業，或許更是作家筆下想要凸顯的關鍵吧！